R. H. MU CHINESE LIBRARY

徙戎論　　江統

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侯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

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効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候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

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亾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

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吳服開榆中之地秦
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
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
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
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
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
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
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

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
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
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
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南入蜀漢東掠趙
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
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
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
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
腋疢篤難瘳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

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終於覆敗。段頻
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
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
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
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
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
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
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
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

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輙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

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
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
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
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
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
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
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
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

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之食。之慮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

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
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
窮道盡智力俱困愳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
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
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
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
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
中之人户皆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
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

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丘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

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救助於漢以討

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
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
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
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
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
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
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滎
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
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

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陸云經國遠猷與長沙深憂封建同占先着七國旋就撲滅而五胡之禍徃復二百餘年雖曰人事抑亦天道乎

錢云數百年世運關係此文使晉用此言區

報虞頊書　賀循

楊方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內史諸葛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公曹主簿虞頊稱美之送示循循報之遂稱方於京師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

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

陸云獎成後進自是前輩盛心所嗟入室操戈受侮不少爾

錢云亦見子將林宗逸塵不絕

與王導書　陳頵

元帝爲琅邪王加鎭東大將軍頵遷鎭東行參軍典法兵二曹與導書

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識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陸云在晉人必以爲腐然故不腐錢云琴瑟不調甚必改弦而更張之董子此語雖陳然以救時務爲中興起弊大綱豈若世儒暗于大較一經移易便謂變亂常制循習故事謂之守法皆坐霧岫烟叢耳復何覩哉

爾雅注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

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陸云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以此文解嘲大家未免于此

錢云爾雅爲千禩作述之標從事于六經百史莫不攷之獨賴景純紹明啓世何其後學竟似不齒可謂固矣

山海經序

郭璞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

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畧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氷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

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銀燭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

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明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

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步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

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虹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陸云。見橐駞言馬腫背。三人不識。將成字妖。俗眼類然。吾誰與語。

錢云。山中人不信魚大如木。海中人不信有木大如魚。鄙儒詆訶。奇産郎是山陝人不識蟹也。正誣底枉。獨賴景純為鰲負爾。

客傲

郭璞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淸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沇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咏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

丙晉六

鶬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袪子
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絶乾光墜采
皇運暫囘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
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
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竒駿咸總之於一朝豈
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
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
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結安事
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熈氷之采不羨

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
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
陸稿蟒蛇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
雖豔靡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
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
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足
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
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
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

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籛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蚑虫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滇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頼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蝴蝶為物化之罷矣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卻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縱略而詠採薺擁璧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徃復

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屈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陸云作是體多多槩削以戒勸此勸格不勸句故存

錢云匪日忝伍莊老蓋除于易道之微者

讓中書監表

庾　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

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
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
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
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
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
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
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

肯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暇猶或見容至於
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
殃國爲之獘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
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
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
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
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

外總兵權以此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此招禍可立待
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
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
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
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
責耶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侮
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
屏營不知所措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

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陸云。能保此言。豈復慮敗。咄咄元規。大能言爾。

錢云。亮以毀譽致禍。豈遂苛論之。使今猶能作此言者。我不能不謂之長者也。

與丞相牋　劉琨

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烏散擁髮徒跣錄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荳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恐孫吳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殄彊寇

與親故書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陸云越石雖功不克建自當推其壯懷悠悠之譚動以成敗論人何等監子

錢云豈特負氣縱横實致撫循物情鎮揖荊土使今日得此名將安知不易時以叙成功事

遺石勒書　　劉琨

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及劉聰署勒頗并州刺史幽州牧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勒報書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喩、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亾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

凶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貿、背聽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攺圖。天下不足定。螘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夷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基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

於機神。雖不覩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陸云。越石望勒爲匹碑。然事功赫塗。勒眼白澗。固非區區辭說所能招也。

與傅咸書　楊濟

咸爲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因參奏駿意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

錢云深作世情中語。亢復脫落世故。

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康伯書

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

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過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錢云蘇子瞻遠適瘴癘無處非故以文章自娛故孝宗稱之曰行險如夷不謀其躬我時夢寐通懷而前此亦有俞子

又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林邑城外。香桂成林。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益期與康伯牋

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歸哉

又

鬱水南自壽泠縣注于海。馬文淵積石為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益期牋曰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爲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陸云。雖貌小物。傲岸之氣。嶷然可畏

答楊濟書

傅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之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陸云語貫幽明。固不宜以文字論

錢云凡人理勝。便不爲事所惑此何等析理。

薦譙元彥表　　桓温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李雄據蜀。安車徵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後。上表薦秀。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絶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

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
揚潛逸庶武羅武羅伯夏賢人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下
齊之境竊聞巳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
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
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
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
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
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

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微。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陸云、薦譙秀而遺王猛。外好名。內忌才也。勿爲元子瞞過。

錢云、前推曹操。後服桓溫。英雄巨才而不善變。亦才之累也。

與支遁書　　謝安

遁還吳立支山寺欲入剡。安爲吳興與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陸云此亦安石碎金存以代晤言也

錢云如此玄暢何事東山聲伎

光多山濕西講義

始錦董琹

九可

與庾氷書　　蔡謨

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協出督六軍王師敗績明帝令協與劉隗出奔協行至江乘為人所殺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不在其例光祿大夫蔡謨與氷書氷然之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寃此乃為王敦復讐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

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
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
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
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
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
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
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
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
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

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更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爲

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人人之身壽終則蒙贈。然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平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耳。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

宜察此意。

陸云。刀令雖無功。而與權臣作敵。殞命野次。殊足憐憫反覆相明情辭惋痛

正宗北亮

與何驃騎書

蔡謨

公先櫓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立櫓無故以植自標令賊見之而自不得見賊賊不病癡何故不來取耶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簸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耶

錢云奈何爲此拙事

與兄冰書　　　　　　　　　　　　　　　　庾翼

康帝建元元年歲星犯天關翼與冰書

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鄭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徵也

錢云我閱左傳內史叔興對宋公五石六鷁之問而退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我曰使亂世妄占天文惑世誣衆之醜舌軋而色土是應大埋世道人心者今閱此書又復知吾天文者亦大有關世道人心也

報兄氷書　　庾翼

殷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時翼都督荆益等六州軍事。鎮武昌。氷與翼書屬之。翼報書

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佢儛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輙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

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同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

陸云晉人腦後針可去鼻贅矣

錢云遒鯁不畏强禦文字皆挾金鐵

遺殷浩書

庾翼

浩累辟不起。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翼請爲司馬及軍司。貽書致意。浩固辭。

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内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眞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

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狥小好名既身困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如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陸云、麈尾盡落得此正訓。

錢云、每善緣據微意。而風格軒敞。旨事切會。

有心扶挾世道。能不希風此子。

與都下人書　　庾　翼

翼書少時與王羲之齊名。羲之後進。翼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

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戯云。謝太傅每書子敬書尾荅還。嘗家故自不肯怯氣。

與王羲之書

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翼深歎伏。與羲之書。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亾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

觀

錢云義之書五十始成歐陽書五十始學業務不齊歸功亦異知天下事不可速成不可無實也

諭止樗蒲書

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閒暇以娛以卄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

錢云牧猪奴果堪痛拳要使正人必無有暇隙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履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

而毋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
在於遠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
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
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
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
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
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道之道公坦於天地謙
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
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

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揆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陸云。足使晉世名士奉爲座右銘。文度固度越時輩。

錢云。此論不但藥晉世名士。使七代中功爵盛滿者。咸珮此訓。焉知不終隨運。皆司馬氏耳。

遺殷浩書

王羲之

浩揚州刺史。參綜朝權。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仍遺浩書。先是安西將軍謝尚為督統。敗績。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

也自寇亂以來處外內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
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
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
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
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
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
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
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
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

恩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
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
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
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
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
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
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
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
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

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剖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陸云痛切懇至晉室諸賢數聲晨鐘也如擁被不醒何

錢云趙文敏無書可法而世獨傳其書法王右軍有經濟可述而世不推其經濟皆事因之悖亂者也今使人沐其忠懷苦言酹析事理鑿鑿可驗能不以人品文章書法三推而並重之

報殷浩書

王羲之

吾素自無廟廊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俟見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威德固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論吾文

陸云。文。人。喜。事。然。不。爾。便。爲。狐。貍。貒。貉。噉。盡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簡文帝。初爲會稽王輔政。羲之與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

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不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

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顧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

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枉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陸云指陳時事慘于痛哭誰謂逸少文人止耶

錢云晉祚中興世推謝東山爾何不夢見右軍也如此耿志藥言苦口亦有晉骨鯁中第一人

又與吏部郎謝萬書　王羲之

王述少有名譽。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竟不顧。述及述為揚州刺史。檢校會稽。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復仕。與東土人士。窮諸名山。泛滄海。擾遊無事。弋釣為娛。與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
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此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
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
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
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陸云正使因懷祖故遂其高節亦復何傷怪
小夫强作回護
錢云右軍自欲希風班楊要其素致言雖過
矯而事不失中亦善蹈子房芳躅

誡謝萬書

王羲之

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萬不能用既受任北伐矜豪傲物兵潰被廢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陸云安石雖佳勝要未離半晉人右軍與晉人登臨不失作名士名士氣必從時下上乎

蘭亭集序

王羲之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晏集于山陰蘭亭羲之自爲序以申志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

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極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巳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

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
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陸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過時不採將隨秋
草萎耳每覽斯文共茲涕淚
錢云記遊序說茲文絕倡借爲傭書人寫懷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迹每畫一

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
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弩發每作
一點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
枯藤每作一放縱如驚蛇之透水一作足行之驟
趨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
遂得筆勢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真書
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
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虫蛇相鈎連不斷仍須稜側
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小大一等每作字須有

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雖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其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

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爾、義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遂成書耳、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子孫耳、可藏石室、千金勿傳、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書、

陸云此亦書家科禁也縱放任意相隨入獄矣

錢云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世之自謂能書者皆知誦此二語然竟不曉逸少不可過處我亦欲秘此文于石室但爲憐憫衆生恐其過爲災殃薾兒也公之于世覽者其精思而苦味之

與庾安西牋　　王胡之

此閒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有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枻而歌滄浪也

陸云誰語大敗人意

錢云正恨人不為漆園吏江潭漁父耳

辭中書令書　　王獻之

獻之自吳興内史徵拜中書令

外出。謂公私可安耳勳賞既湊。亦已息望。但使明公不遺。有會不忘。亦何憂便餧耶。民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懇懇祈訴。惟願離令任耳。餘無所擇伏度朝恩不過存憋故舊。使蓬茜與蘭蕙齊榮耳。明詔爰發。恩已被矣。榮實厚矣。必何須拜而治。順許而弛。今日君臣之際。差可得適願樂也。若民有纖介少裨聖化。亦當求自榮效。而能臨殊寵必欲免耶。

思之實熟。萬無此理。古來亦未有量力而致深罪者蔡司徒立帝主於御狀。詔驛數。反其不祇。順正止於免黜耳。此外希不矜體。者違命誠為深愆。曲從實復過此伏度天海容納。必當哀許。仰憑仁眷。惟願亟救。動成塵穢。轉難為顏。乃欲覲謁。忽患齒痛疼憭無賴。語迫罔知所厝。目復啓訴。謹草上呈。罄竭款實。謂為粗盡。一豪虛矯。神明殛之。若民可作尚書令。而使四海推歷者。亦人誰不堪。勳德葢世。尚當有讓。況民凡鄙。而可冦竊耶。王懷祖先輩

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寬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也。劉既不便彌不自宣故。寄之翰墨、益增繁忤、飢渴還旨願不作悠悠常誨耳。獻之炎罪、州民王獻之呈、

陸云、辭官未有此懇至者大都如逃禍爾

錢云郡初姚雲東作論以獻之大有父風觀此亦無媿誓墓辭世帖也

天台山賦 并序

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擧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

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
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
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
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
而爲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
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
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
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

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
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
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
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
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
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
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
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
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廼永存乎

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閣玲瓏於林間玉堂蔭映於高隅形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于陽林醴泉

涌溜于陰渠。建木滅景于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開、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而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

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陸云與公以耳為目故道里多誤然不害為佳製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言美

錢云并泉玉樹西都比目正使紛餝成觀亦復不須徵據然通人寧為太冲無蹈揚班也

序蘭亭詩後　　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于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寥落之興永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蔭長松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然焉復覺鵬鷃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

兩晉文
推移新故互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
興諒歌詠之有由即所賦詩裁而綴之如前四言
五言
陸云此之右軍如雞之比鳳然猶是魯雞能
伏鵠卵

搜神記序

于寶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繇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

譜文

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迕世之事苟有虛諂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陸云一尹氏也男女莫分一趙姬也貞淫大別信史安憑況在瑣說

錢云三足烏但使史官書之何必問僞彼藏匱之冊誤人考觀願不若寓目稗官及爲佳善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

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羅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

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罷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

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受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蹔靜也。罷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

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
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
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
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
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
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
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
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
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

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源。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

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

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

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
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
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
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
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
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
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
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
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

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

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
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
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
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於六
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
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
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
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
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

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陸云。晉人飲酒清談。是共正務。吏治民俗。直士苴視之。風習既成。賢者不免。運有廢興。豈獨諸君。過雖播遷。已後猶作此言。令升追述亂亡。能窮原委。不以時譽為良。卓然高論。

錢云。太宗諸論贊。聲塵青滯。凡要言析論。已足此篇。視彼竟可廢爾。故自此文外。如欲譚晉世。幾無措足。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內忌。此數公者。爲彼壓矣。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玄屈焉。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遊之而莫懾、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

孝惠以之撫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
容其怨、且事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
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𨑹起。人未知義。式遏
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亾見愍。
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葉。豈為一人之縻與
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仗節委質。可榮可辱者。
道迹懸殊。理殊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疆盛、
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
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

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日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情也

陸云。如毅所談。固爲正論。然使高帝果立趙王。亦可免奪非之禍。西京。昭。東京。明。並。此而三。何害

錢云。或高帝遂立趙王。呂氏倚順興逆。其害恐正速耶。使天下初定而少譏蕭牆之禍者子房四皓之力也

閒情賦　陶潛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

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𠎝𠎝袪言切愆也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凉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於頽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

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影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契音挈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悄想以空尋

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志趣色
慘悽而矜顏葉爕爕以去條氣凄凄而就寒日負
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
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
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
攀于旹畢昴盈軒北風凄凄惆惆不寐衆念徘徊
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
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
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

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袪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遥情於八遐

陸云縱爾柔情何傷高蹈止思搔背勿遂加鞭也

錢云蕭統言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故東坡云淵明作此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予謂屈宋而下惟相如子雲雅有宕邁班張潘左重遊之致翻復六代間更相繁癖若爾逸氣不群幽然自遠非淵明其誰與歸

歸去來兮辭　幷序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甞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

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
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
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
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

怡顏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
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
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
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
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陸云雖復童而習之高致故難廢也

錢云如此真境便不可無若動作山林人語而猶與世相貿者我實恥之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

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説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陸云。爲隱爲仙。何須置辨。後人強作解事。徒
令。作者。破顏

錢云。爾後無復問津。而世爭爲啚畫異之。故
退之詩云。陶源之說。成荒唐。此快語也。但閱
其文。令人有羲皇之致可耳。

與子儼等疏　陶潛

淵明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遹。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與子書以言其志。并有誡云。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

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
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
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
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
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
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
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如可
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

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愼哉、吾復何言、

陸云。如此人雖在朝市。俗狀塵容。去之自遠況尋陽彭澤。遂其天遊。

錢云。顏之推一部家訓。有頑誕者。猶未足感動。以其有蔓也。若此疏。是雖俗子。應無不伐毛徒髓者。不則亦視肉人面耳。

孟府君傳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毋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

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
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
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
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
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
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
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大
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大守出朝宗
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

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
覓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
喜褒之得君奇君爲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
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
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
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
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
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
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

在坐温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與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

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温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

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陸云詞無溢美事而止桓公駕御之言劉子三部之論雖良其才亦貶其節諫墓而有

媿色。達者不屑也。
錢云。耆舊述事。語無遺旨亦無過飾。雅稱有
德。然不若太宗置之桓司馬事末。亦不訊而
自貶也。

鐵者不宜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

兩晉文

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葛天氏之民歟

陸云陶先生非臨丹青之色易浣此終不渝

錢云善畫像者多得之神不善者多失之形

此開善畫者之宗師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之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

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歎年甫過立奄
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
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羅偏咎斯情實
深斯愛實厚爰念疇昔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
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
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
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
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
澄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

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阻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陸云雖復凄愴彌見淡雅古調自愛令人多不彈

鍾云質過于文文乃足傳近來騷雅之筆毋嚶之辭巫祝乞兒相譁亂聽亦何益為止增慚耳

祭程氏妹文

陶潛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鳴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寖疎。粱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旹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咨爾令妹、有得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巳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

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錢云。寡鶴清淚。幽感虛來。悲思容裝。彼亦移人之性也。

自祭文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

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
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
非已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
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
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
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
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
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
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陸云逸少蘭亭愁然有憂生之感淵明自祭
又何雙遣恨戀也達人于此正當齊觀
錢云稽談養生終焉殃斃劉從荷鍤匪縣埋
死夫是將遺憂感以希夷隨形神而俱化達
元亮之齊觀亦何塗而不可

閑遊贊

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資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大和肆其天眞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

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懔厲況乎道乘方内體
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盪八埏於玄流澄雲
崖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
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
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
進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
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口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
於一流苟有情而未怠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

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口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
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賛八首暢
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
一往之詠以杼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緜邈玄
酉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翳寔有
神宰惚懷司契冥外傍通潜感莫滯揔順彙尚兼
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頫揖百王仰怡泰素
矜其天眞外其纍矜諦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
佚卓然一悟

陸云頹然天放不復知洶洶拳拳作何許狀

錢云食六氣而飲沆瀣乃堪如許汗漫遊也

遊石門詩序　　　盧山道人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期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繇懸瀨險峻、人獸迹絕、逕回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色。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

慨爲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峦阜周迴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

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
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
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
永日當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
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
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
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
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
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

丘阜城埡、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廼喟然嘆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逝人。風跡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隅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註之云爾。

陸云。秀折幽杳。入酈註水經。中堪驕語大巫矣

錢云。廬山面目。常在人間其幽尋極致。有如此者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毋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以丕承、藉儁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闔皇扉、三鑒疾若、風人厲辭以激興、乃其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

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朊皇儲之
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虢龍章之盛餙貿簡巖之襬
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
山班卉匡居摧心立盟。奮安般之氣緒運十箕以
質心併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
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睽秀。洞四觀而合泯。
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
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
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鎔萬劫之積習同生知

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徵傳偉唯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運動陵虛、悠徃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葢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卲、圓、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擬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導應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揵、屬八億以語極○畢墳

索以輿典、掇道行之三無、紛、聃、周、以、曾、玄神化者
於西域若朝暉杲于暘谷、民望景而輿行、猶曲調
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羲風、神奇卓絕
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
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
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恐
土冥歸於維衞、俗拘常以駭奇、固以存匹而統之、
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傾、頹如乾墜、黙
首與水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

號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悖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志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焱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顧言再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遽廬三傳明明釋

迦、寔惟帝先應期敘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
沖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模揭秀貟靈、峻
誕崑岳、量裒太清、大像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
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
冥、望、之、霞、舉、卽、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暢春、比器
以形、卓機以神、卷卽炯滅、騰亦龍伸、鼓舞冊鑿、靈
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表玄、八億致遠、
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克以環奇、恬以易簡、藏諸蘊
匱、寔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〻性、豈伊

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曖來巳睎至
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
佇方赤、幾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乘翰、麼覿冥
暉、

陸云。以駢語作文佛傳。未覩譜與方誌此亦
足。爲簽矣。
籤云材不拔滯。理無拘新。正。使。玄。緒。麼。靡可。
想。法師爾。時。揮。塵

情、
傳古赤縣、
人全化、觀
水閒日月貞

諫伐晉書

秦苻堅夫人張氏

妾聞天地之生萬物。王者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種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爲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于人主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

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嘷廐馬驚逸武庫兵器自動有聲吉凶之理非微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如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

錢云。英賢正後不遜王猛。秦運應否。遂使符氏智昏。謀臧不用亦可為吾人吐氣也

筆陣圖　　衛夫人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

焉筆要取崇山絶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其硯取煎涸新石潤澁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巳上强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靜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墨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

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
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 陸斷犀象

乚 百鈞弩發

丨 萬歲枯藤

乀 崩浪雷奔

㇆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横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陸云遂使管城等之秦律工書者裁其容體務書者翫其筆鋒

錢云。衛夫人以能書垂世。世所傳李氏衛和南一帖。乃唐初李懷林僞作。語見竇泉述書賦中。真迹永絕。徒深寃歎。然李西臺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以此論之。徒泥墨石。轉展失真之糊影。不若執其遺言爲軌栻耳。使作書少。能。符。節。一。語。便。過。見。真。迹。已。遠。何。必。死。塡。陳。榻。腔。格。也。

答從弟孝徵書

鈕滔毋孫瓊

瓊性好養鶻。孝徵以書戒之。故答。

省爾譏我以養鶻乃戒以衞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吾未之取彼衞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鶻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所若乃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陸云戒以衛懿固屬大愚高儗周文又豈異鷄之比鳳

錢云此蔡澤唐舉巾幗也

與兄弟書　　寡婦淑

其夫與姓氏俱不可考淑夫既喪。兄弟將嫁之。故爲書以責誓而不許。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慚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德於闇昧許我從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志者不可惑

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雖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錢云。椒烈之性。辛氣蹴人。受此書者。能不汗流手戰。

答夫許邁書　孫氏

愚下不才侍執巾櫛、榮華福祿相與共之、如何君子篤其大義、輕見斥逐、若以此處遐曠。非婦人所便。昔梁生陟嶺孟光是攜。簫史登臺秦女不舍。衛人脩義。夫妻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遯之舉者。許君乖離矣。

陸云。蘭訊。

錢云若非孫有這個在。還是許有這個在爾。

與妹書

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迹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熟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眞榮位未登高志不

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
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
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錢云不意名教　爲婦人所扶晉世名士何
皆在夢中也